

· 大型长篇连续系列小说 ·



瑞根◎著

无疆

先入局，后掌位

小人物驾驭大格局的青云之路

贵州民族出版社

大型长篇连续系列小说·



瑞根◎著

无疆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疆 / 瑞根著. --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412-2058-6

I. ①无… II. ①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4645号

书 名	无疆
作 者	瑞根 著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7
字 数	470千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80元



目 录

01 / 分配失意 / 001

02 / 远走南潭 / 037

03 / 绝才惊艳 / 075

04 / 奇招迭出 / 116

05 / 顺势而起 / 151

06 / 绵里藏针 / 191

07 / 分一杯羹 / 227

08 / 初战告捷 / 276

09 / 风向不定 / 358

01 分配失意



一醉方休

猛地睁开眼来，陆为民只感觉自己胸腔子里的心脏如经历了一番剧烈运动般狂跳，从心脏里泵出来的血液迅速流到身体每一个部位，背上冷汗涔涔，四肢却有些发冷。

他感觉嘴巴有些苦臭，这是头宿喝多了酒的表现。陆为民下意识地翻身下地，赤足几步走到方桌边上，端起硕大的茶盅，一口气把大半杯凉茶水灌了下去。

“咯吱”一声，门被打开，母亲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手中菜篮子里装着一把小葱和芹菜，还有一块五花肉，“三子，醒了？昨晚和谁喝那么多酒？身子是自个儿的，年轻时候不觉得，老了你就知道了，多喝点水！”

“妈，没事儿，就这一回，我没事儿了。”陆为民声音有些低沉，看见母亲关心的眼神，一股热流从胸腔涌起，让他的眼角禁不住有些湿润了。

母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放下菜篮子，“三子，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见你这样，你爸昨晚也没睡好，一大早就出去了，咱们家里也只有这么大能耐，你爸搁不下那张脸，你也别怨你爸。”

陆为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1990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五十三周年纪念日，此生，他都将对这一天记忆深刻。

不是因为那一天是“卢沟桥事变”五十三周年的缘故，而是自己分配回老家南潭的消息已经确定了。

半个月前，195厂党委会上否决了原来同意自己进厂的意见——厂里只接受双职工子弟，而自己是一个半边户子弟，户口也不在厂里，于是以这个先例不

能破为由，自己被拒之门外了。

先前的许多努力都成了白费，希望变成了泡影。

正因为这个原因，自己不得不回老家——自己户口所在地黎阳地区南潭县。



我可以改变

陆为民一直没有搞明白，为什么党委书记辜明良会在党委会上否决了自己进厂的意见？

而在之前，党委副书记郭征和副厂长甄敬才都明确告诉父亲，鉴于父亲是厂里多年的劳模，厂里会优先考虑这一点，解决自己进厂问题。党委书记辜明良也基本同意了这一意见。

但是在党委会上，辜明良却翻脸否决了这一意见。虽然名义上是不能开先例，但是所有人都知道真实原因不是这个，只不过无人敢去询问在厂里素来一言九鼎的辜明良。

父亲没有去问辜明良，问了他也不会说，毕竟当时抉择权在他手中，这是他的问题。

但是陆为民却听说，当时从中作梗的，除了厂党委副书记郭征之外就只有厂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发中了。

毕竟在人事问题上，他们二人最有发言权，而郭征和副厂长甄敬才关系良好，人品历来比较正直，绝不会干这种事情，那么就只有陈发中了。

陈发中和姚志斌、姚志善两兄弟关系密切，而姚志斌的儿子姚平和自己一样也是大学毕业，也在追求甄妮——陆为民的女朋友。

看见儿子神情有些古怪，母亲陈昌秀有些担心地走近陆为民，摸了摸他的头。昨晚他被人扶了回来，折腾了一宿，想吐又吐不出来，好不容易折腾到下半夜才睡过去，早上也就没叫他，让他睡了个够。

陈昌秀知道儿子心里不畅快，原本以为板上钉钉的事情现在出了岔子，留不了厂，极有可能就会分回户籍所在地南潭。

南潭比起昌州来那简直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完全没有可比性。日后陆为民也许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回昌州了，想到这里，陈昌秀心里也是一阵难受。

“三子，你没事儿吧？”

“妈，我没事儿，真的。”陆为民看了一眼窗外，七月的昌州，即便是大清早温

度也已经升了起来。

陆为民觉得心里憋闷,想出去走走。他猛地站起身来往外走,倒是把陈昌秀吓了一跳。

“三子,你上哪儿去?都快要中午了。”

“妈,我出去一下。”陆为民推出父亲的二八圈凤凰加重,飞身上车,径直往甲二生活区那边骑去。



晚来一步

195厂又称黎明机械厂,简称黎明厂。但是更多的人还是喜欢叫195厂这样一个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名字,尤其是厂里人,更喜欢带着炫耀味道地这样称呼。

195厂有12个生活区,分别是甲乙丙三个大生活片区,而每个大生活区又含有四个小生活区,甲字区在厂东,而陆为民所住的丙三区在厂南。

厂领导都住在甲二生活区,和其他职工住的苏式风格楼房不一样,他们住的都是清一色的四合小院。

当陆为民蹬着自行车赶到甄妮家时,正看到甄敬才在两名陌生人警惕地护卫下坐上了一辆桑塔纳,随后上车的是厂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发中。而小院内正传来阵阵低泣声,两个人影在小院门口正与里边的人交代着什么。

难道纪委真来人了?陆为民心里一紧。

昨晚,他喝多了之后,蹲在马路旁呕吐,隐约听到有几人在街角说闲话。其中一个声音说道:“这次纪委下来,甄敬才恐怕难逃一劫……”另一个声音接话道:“我看未必,纪委这次动静不大,应该还没有太充足的证据。再说甄敬才在厂里颇有些根基,这次恐怕有微服私访的意思在内。”

陆为民在半醉半醒中,听了个云山雾罩,但“纪委”、“微服私访”等字眼,还是印在了他脑子里。本打算一大早就去甄家看看,没想一睁眼都快中午了。

趁着陈发中上车那一瞬间,陆为民心中一紧,是纪委来人了!片刻之后,他不动声色地往边上一靠,然后向那个回头望的30来岁男子小心地做了一个相当隐晦的手势。

那名男子也很警惕,惊诧之后迅速环顾了四周一眼,没有看到其他人,立即反应过来陆为民是在对自己做手势。

他略一沉吟,弯下腰和已经上车的陈发中打了一个招呼,假意要到旁边岔

路口去买包烟,示意蓝鸟司机先行开车到旁边正路口去等着,不要在这院门上停留,然后径直往右边岔路口的烟摊走去。

陆为民骑着自行车沿着路旁的那排洋槐树绕了一个圈子,避开了蓝鸟车上的陈发中和另外一人的视线,靠近了正往烟摊走的中年男子。

“你是什么人?”中年男子的目光始终望着另一方,就像是和陆为民偶然在烟摊旁相遇,语气平淡,而烟摊摊主不在,正好给了两人交谈的机会。

“你不用管我是什么人,我知道你是什么人就行。我有情况要向你反映,给我一个能联系上你的电话。”陆为民压低声音,目光也四处逡巡。

对方一愣,但很快就报出一个电话和分机号。

陆为民复述了一遍,记在心中,迅速骑上自行车离开,对方也假意没有中意的香烟,举步离开。

当陆为民重新回到甄敬才家院门前时,院门虚掩,他轻轻地推开院门,走了进去。

陆为民背着光,纱窗门内看不清楚,只能大概看到屋里有人影。

“妈,爸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爸会跟那些人走?”

“小婕,妈也不知道啊,真是急死人了,你爸说没事儿,他是冤枉的,我们要相信你爸。”有些哽咽的声音依然不失优雅悦耳。

“妈,我们都相信爸,可是那些人会相信爸吗?难道我们就这样在这里傻等吗?”这个清越丰润的声音不是甄妮,甄妮的声音比这还要清脆悦耳一些,这是甄妮的姐姐甄婕。

甄婕比甄妮大两岁,也比陆为民高两届,现在在读昌江大学的研究生。

“可是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刚才那些人不是说还处于调查核实阶段吗?我们能干啥?”

陆为民知道这是甄妮的母亲乐清,厂工会的干部。她年轻时候也是195厂里的文艺尖子,和风流倜傥的甄敬才被誉为195厂天造地设的一双,这个女人除了有些势利之外,倒没有其他啥大毛病。

不过在陆为民和甄妮谈恋爱这件事情上,她可是起到了相当负面的作用,坚决反对甄妮和陆为民谈恋爱,认为两人门不当户不对,不会有好结果。

陆为民的脚步声惊动了屋内人。

纪委来的人将甄敬才带走,甄敬才震惊之余并没有反抗,只是怒不可遏地强调自己遭人陷害,要求纪委认真调查,要给他一个公道。

甄婕推开纱窗门,一眼就看见了急匆匆走进来的陆为民。

甄婕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故作镇静地道:“大民,甄妮不在,她去姑父那

里去了，我们家里有点事情，你还是先回去吧。”

陆为民心中叹了一口气，甄婕是一个相当聪慧能干的女孩子，应该说这两姊妹在模样上都继承了甄敬才和乐清的优点。只不过甄婕在性格上更像父亲，容貌上则更像母亲；而甄妮在性格上有些像乐清，样貌上则更像甄敬才。

“乐姨、甄婕，甄叔是不是出事了？”陆为民神色郑重，一脸肃穆。

一句话如惊天霹雳击打在母女二人头顶，让母女二人全身都是一震，乐清甚至差一点摔倒在地，陆为民怎么知晓的？若是陆为民都知晓了，那岂不是195厂全厂都传得沸沸扬扬了？这该如何是好？

“陆为民，你怎么知道的？”甄婕略略有些红肿的美眸露出惊骇的目光，语气也是剧变，看了一眼摇摇欲倒的母亲，赶紧扶住自己母亲，“你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甄婕、乐姨，我刚才过来时看到了陈发中陪着几个人，也看到了那两个人一左一右带甄叔上了车。甄叔没注意到我，但是我看甄叔一脸悲愤，是不是出啥事了？”陆为民没有多提他昨晚听到的密语，“究竟出了什么事情，陈发中带来的那些人是什么人？”

乐清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呜呜哭了起来，而甄婕也是把头扭到一边，双眸泪流不止，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毕竟，这种事情远远超出了她们的想象，甄敬才在见到对方亮明身份探明来意之后，虽然义愤填膺，但却不敢造次，除了对陈发中不假颜色之外，对其他几人倒是相当尊重。

“大民，这没你啥事，你先回去吧，我们家出了事儿，我们心里现在都很乱。甄妮到宝庆我姨那边去了，还得过几天才回来，我们现在也联系不上她。”甄婕拿出手绢擦抹了一下脸上的泪水，又把手绢递给母亲，现在母亲六神无主，家里又没有其他人，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甄婕，你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情，越是这种时候，就越要冷静。你若是信得过我，不妨说给我听听，我们一起想办法。”

陆为民也知道自己和甄妮谈恋爱的事情，甄家除了甄敬才不置可否外，乐清和甄婕都不赞同。如果说乐清是因为觉得门不当户不对，那么甄婕就是觉得陆为民貌不惊人也无甚特别之处，为妹妹叫屈，对陆为民也甚是冷淡。

陆为民的语气相当坚定，目光如炬，注视着甄婕，丝毫不像前一段时间因为想要分回厂里却未能如愿时那种颓废消沉。今天的这个陆为民，全身上下似乎笼罩着一种莫名的力量和自信，触动着甄婕的心。



出谋划策义不容辞

沉默了一阵之后，甄婕似乎被陆为民的坚执所打动，幽幽地道：“刚才那些人据说是纪委的，是来调查我爸的。他们说我爸涉及一起索贿受贿案件，陈发中证实了他们的身份，我爸也看了他们的证件。”

“甄叔索贿受贿？”陆为民诧异道，“甄叔不是那种人。”

“可不是，问题是那些人相信才行。他们说我爸收受了一个私人老板的一套贵重饰品和大量现金，我爸说他根本没有收受过。他们在家里搜查了一番，一无所获，最后还要我们考虑清楚包庇隐瞒的后果。”

甄婕也是悲愤莫名，她相信自己父亲在这方面绝对不会出问题。虽然家里也有不少古玩字画藏品，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父亲从旧货市场上淘来的，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并不值多少钱的小玩意儿，这些都被刚才那些人一一登记查封。

“甄婕，我看这事儿恐怕还是有些蹊跷，我们都信得过甄叔。可纪委查案肯定是有一些证据才会来，不会无缘无故针对甄叔，既然他们说了甄叔收了什么人的饰品和现金，那有没有说对方是谁？”

“没有说，只说是一个私人老板。”甄婕摇摇头，细密卷翘的睫毛如羽扇一般，只是多了一层水雾，略显红肿的眼眸中多了几分愤恨。

“那他们留下联系方式没有？他们要审查甄叔多久？你们能不能见到甄叔？”陆为民连珠炮似的反问道。

甄婕迟疑了一下：“他们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但是说有什么情况会通过陈发中来通知我们，我们有什么事情也可以通过陈发中来联系他们。”

很显然陈发中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甄婕，恐怕我们得尽快去找那些人了解情况，我们有这个权利。”陆为民知道甄婕的性格相当独立，比起她母亲来要自强许多。

“对，我们有这个权利。”被陆为民一说，甄婕精神也是一振，“我们去找陈发中！”

“不，不行。”陆为民摇摇头，“不能去找陈发中。”

甄婕马上反应过来，脸色顿时变得有些苍白，“你是说……”

陆为民再度摇摇头，“现在还不好说，我只是想要谨慎一些，甄婕，在家里不方便，我们出去，一边找人一边商量。”

安慰了六神无主的母亲几句，甄婕就跟着陆为民出了门，陆为民骑自行车，甄婕犹豫了一下，还是跳上了车后座。这本来是以前自己妹妹常坐的位置，

今天却轮到自己坐这个位置，她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陆为民却没有想那么多，骑着车迅速出了厂里生活区，他不想在厂里多停留，免得让更多的人注意到自己和甄婕走在一起。

“我们得去找辜明良和郭征。”把自行车停在丹枫桥头，陆为民思索了好一阵之后才道，“虽然这事看起来不宜扩大影响，但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没有人能够帮我们。辜明良他是195厂的党委书记，是甄叔的上级，我们必须要去找他，让他出面去了解情况。而且我估计，这个时候他应该知道甄叔被带走调查这件事情了。”

“可是……”甄婕咬着嘴唇，秀眉微蹙，娇靥煞白，“可是这种事情传得沸沸扬扬，日后就算我爸出来了，还怎么在厂里立足？”

“甄婕，现在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只要能在最短时间内澄清甄叔的事情，就可以最有效地消除流言蜚语，你知道这种消息瞒不了人。我敢打赌，最多两三天，厂里边就会传得尽人皆知。”

陆为民抱着双臂，手指在自己颌下轻轻地抚弄着胡子茬儿。

“我不敢说陈发中在里边有没有落井下石的嫌疑，但是甄叔和陈发中关系不睦是事实。那么我们只能找辜明良，让他出面去了解情况，让他出面去施加压力，要求纪委有一个明确说法和期限。毕竟甄叔是195厂的副厂长，工作很重要，不可能无限期地配合他们调查。当然，如果不影响本职工作的情况下，甄叔当然可以配合他们的工作。”



姐妹

辜明良的家也住在甲二区，只不过他的资格更老，他在担任副厂长时，甄敬才还只是一个车间副主任。所以他的居所在最早的一批四合院里，距离甄敬才的小院相当远。

当陆为民和甄婕来到辜明良家中，看见一脸沉肃之色的辜明良站在窗前浇花不语，陆为民就明白辜明良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

“我已经通过正常渠道向上级反映了有关问题，下午厂里会开党委会研究这个情况，作为厂的主要领导，这是我的责任。小婕，你回去和你妈妈说，我辜明良作为195厂党委书记，会尽到我的责任，我对老甄是信任的。如果老甄没有问题，我一定会还他一个公道；如果老甄真的有问题，那我也会在不超出原则范围之内尽我所能帮他。”

当甄婕和陆为民把来意一一说明时，陆为民注意到辜明良眼中闪过一丝惊异。显然他没有想到两个涉世未深的晚辈会找上门来，而且一番有理有据、不卑不亢的话语说得情通理顺，让人无可推卸。

辜明良不愧是 195 厂的老江湖，一番话说得霸气尽显却又滴水不漏。

“辜伯伯，据我所知这一次来调查甄叔的是上级纪委的人，是什么样的案子需要这么大动干戈？真的只是甄叔收了什么人几件饰品和现金这么简单？这里边有没有其他原因？”

陆为民相信，老奸巨猾的辜明良不会不清楚这一次对甄敬才的调查意味着什么。

195 厂这两年效益不佳，对于国营企业改制上的一些尝试，导致了主管部门对企业权力下放以及厂长负责制热潮的兴起，也直接引起了厂里权力架构的震荡。

辜明良心中卷起滔天波澜，透过老花镜小心地观察着眼前这个年轻人，这就是陆光宗的小儿子？

辜明良神色严肃，手中的浇花水壶放在了窗台上。

“纪检部门调查老甄的事情，事先和我通过气。我明确表态，厂党委对于上级纪检部门的工作全力支持配合，但是也请他们务必要慎重行事，不要挫伤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在这一点上，现在和以后我都会坚持。”

能够让辜明良把话说到这份儿上，已经是难能可贵了，陆为民点点头，“辜伯伯，有您这番话，我们就放心了。我们都坚信甄叔叔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但是无风不起浪，您是 195 厂的定海神针，我相信很多问题您比我们看得深看得远。195 厂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不能因为一些外界因素而受到影响，我们作为 195 厂的子弟感同身受。”

辜明良听出了对方言语中的一些弦外之音，正是自己先前以非 195 厂双身职工子弟为由否决了这个家伙进厂的希望，现在对方却又用这样的方式来揶揄自己。这让他有些既好笑又好气，什么时候他辜明良也轮到这些小家伙来教训了？

从辜明良家中一出来，甄婕就有些担心地说道：“大民，你是不是说话太冲了？这样不好。”

“甄婕，不要把辜明良神化了，他也一样是人，一样会犯错误。不错，他是经历过大风大浪，但是他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后续影响了吗？”

陆为民骑上自行车，示意甄婕上车。甄婕也没有在意，轻盈地跳上自行车后座，自行车龙头一偏，车身也是一晃，甄婕惊叫一声，赶紧抱紧陆为民的腰。

甄婕只穿了一件很单薄的扎染印花棉布连衣裙，蓝底白花，很有些楚楚动人的明媚气息。

虽然只是短暂的瞬间接触，一坐稳，甄婕就赶紧松开了抓着陆为民腰的手，但甄婕还是感觉到自己脸颊火辣辣地滚烫。她下意识地看了看周围，幸好没有谁注意到自己，要不真被熟人看见，还不知道该怎么想呢。



借力奥援

“大民，我觉得你好像变了一个人。”甄婕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忍不住说了一句。

陆为民心神微动，“为什么这么说？有什么不对吗？”

“我也说不出来，但是就觉得你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前段时间我看你好像很消沉，我还让甄妮多安慰安慰你，不要因为这一次毕业分配受了挫折就一蹶不振。可是今天我发现你在辜伯伯面前简直就像是一个辩论选手，咄咄逼人，你没有注意到辜伯伯的眼神？”甄婕拂弄了一下散乱下来的发丝，“我觉得你那几句话对辜伯伯的触动不小，也许他是真的有些大意了。”

“不是大意，他是过分自信了。”陆为民淡淡一笑，这辆凤凰二八圈自行车被父亲保养得相当好，骑起来相当轻快滑爽，脚踩下去，自行车跑起来虎虎生风。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就这样回家去等着结果？”甄婕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潜意识地把眼前这个男子当作了依靠。

“恐怕不行，对于辜明良来说，甄叔有没有问题最终结局怎么样，对他影响都不会很大，你也注意到了他的态度吧？明哲保身，话是说得挺硬气，但却是滑不溜秋，滴水不漏，正反都对，里子面子都有了。可是甄叔这样被搁在里边怎么办？坐等就是坐以待毙！”

陆为民心中微叹，辜明良也许会出面发力，但是纪委来人可能也让他有些忌讳，所以他发力的程度就值得考量。何况甄敬才的一些生活作风问题肯定瞒不过这个老狐狸，他会不会担心，如果过于出面力挺甄敬才，最终甄敬才这些生活作风问题被翻出来，会影响上级对他的信任？

“大民，你说句实话，我爸是不是真的熬不过这一关？”良久，坐在车座背后的甄婕才幽幽地问出这样一句话来。

“甄婕，未到最后一刻，谁也说不清楚，在甄叔索贿受贿这个问题上，我们都信得过他，但是其他的呢？”陆为民吐出一口气道，“就怕一些人找不到把柄，就

此蔓延开来,非要置甄叔于死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甄叔在厂里工作这么多年,难免没有个啥差错,被人揪住不放,再用放大镜放大,那就不好说了。”

甄婕心乱如麻,她当然知道陆为民言外之意。平常她也很忌讳谁在她面前说这些,谁只要影射一下,都会翻脸,但是现在她也顾不得许多了,何况陆为民说得相当含蓄。

“大民,你一定有办法。”甄婕也不知道从哪里生出一种莫名的信任感,“我相信你肯定有对策。”

“甄婕,你可真对我有信心啊,我若是有办法,还能灰溜溜地被发配回南潭老家?”陆为民自我解嘲地笑了笑,“不过总要试一试才知道。”

陆为民看了看表,已经是中午12点了,他骑车载着甄婕出了厂区,直奔邮电局。

拿出那个记有联系电话的小笔记本,陆为民心里也是一阵犹豫。

曹朗是自己大学时代最要好的同学,但是现在大家刚毕业自己就要去劳烦对方,也不知道这样做合适不合适?

甄婕有些好奇地看着陆为民拨出这个长途电话,陆为民也用上了带着昌西口音的普通话,甚至还夹杂有一些粤音。

当陆为民在电话里把情况一一详细说清楚之后,曹朗在那边笑了起来,“大民,你可真是走运啊,莫不是你知道我妈在纪委工作?这么巧?”

曹朗在学校里一直低调而神秘,平素也不怎么和同学接触,即便是同寝室里其他两人也和曹朗只保持了很普通的同学关系。陆为民性格素来豪爽大气,倒是颇合曹朗的脾性。

不过在那一次游泳事件之前,曹朗和陆为民也只是关系相对比较密切而已。

曹朗是在北方长大,不会水,但是在岭南不会游泳可真是一种痛苦,大学时代免不了要利用星期天出去游玩。

在一次水库划船嬉戏过程中,曹朗不慎落水,而曹朗一米八的大块头和180多斤的体重也让陆为民几乎是耗尽了全身力气才把曹朗拖到水库岸边。而惊慌失措中的曹朗紧紧抱住陆为民,险些就把陆为民给一起报销了。

救命之恩让曹朗和陆为民之间关系重新定位,两人的关系才算是真正密切起来。这之后,陆为民这才隐约知晓曹朗父母都应该是在中央部委工作,并且家庭背景深厚。

只不过曹朗性格比较逆反,很厌烦拿自己的家世说事,所以才会放弃了在北京读大学,专门跑到了岭南读大学。

“真的?”陆为民也笑了起来,听得出来曹朗对于这种事情不是太在意,也许

在下边是天大的事情,在有些人眼里却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看来我这个长途电话没白打啊。”

“呵呵,大民,你的分配问题怎样了?进195厂是不是很中你的意,又可以和你那个女朋友在一起了?啥时候来北京吧,我带你好好遛一遛。”

“嗨,我的分配有点变化,不过没啥。对了,我刚才说的事情可就拜托你了,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办法。”陆为民把话题扯了回来。

“行了,没啥大不了的事儿,以你的性格你都敢打保票,还能有啥大事儿?你稍等,正好我妈在家,我给她说说,你别挂电话。”电话另一头曹朗似乎在让刚才接电话的保姆去叫他母亲。



游刃

当一个略带川音的女声传来之后,陆为民心里才真正有点紧张起来。

“小陆,我是曹朗的母亲,姓杨,你叫我杨阿姨就行。刚才曹朗把事情和我大概说了一下,听曹朗说是你女朋友的父亲?”

“对,杨阿姨,是我女朋友的父亲。他的为人我了解,也许在其他方面不算完美,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绝对过得了关,这一次调查的问题绝对失真。”陆为民小心翼翼地斟酌着措辞,在真正的高人面前,他知道任何不负责任的夸口只能起到反作用。

“你的意思是可以肯定这一次调查的问题绝对不属实?”电话里的声音很平静,但是陆为民却能感受到对方言语中略带不悦和质疑。

换了是自己,恐怕也一样难以对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产生信任,哪怕是这个人和自己儿子是好朋友。但在这种事情上要想随便让人相信,的确有些冒昧。

“对,杨阿姨,可能曹朗和您说起过我的为人,我从不夸口。我女朋友父亲在经济上绝对没有问题,这一点绝无虚假,我可以保证。不过他在厂里人缘关系不算太好,或许……”陆为民顿了一顿,最后还是说道,“或许他掺和到一些不该掺和的矛盾中去了。”

电话另一头沉默了一阵,似乎是在考量陆为民话语的含义,好一阵后才重新传来那个略显庄重的声音,“我知道了,小陆,你是曹朗最要好的同学,也救过曹朗的命,也算是我们曹杨两家的恩人。论理我不该多说其他,但我想这也是为你好,算是一个告诫吧,无风不起浪,还有我老家也有一句俗语,苍蝇不叮无

缝的蛋,日后一定要多检点自己。这件事情我会帮你过问一下,如果如你所说调查的事情真的不属实,我想问题应该不大。”

当甄婕看着陆为民几乎是双手捧着电话,毕恭毕敬地屏住呼吸点头应是时,她真的有些震惊了。

陆为民在195厂的一把手辜明良面前也是拿得起放得下、一副波澜不惊的架势,根本没有半点怯场胆虚的味道,可是在这个电话面前却变成这般模样。这似乎是给他某个同学打的,不知道那边又换了什么人,让陆为民一下子变得谨小慎微。她甚至发现陆为民在放下电话的时候几乎是下意识地舒了一口大气,就像是放下了千钧重担。

曹朗的母亲挂了电话之后,陆为民就知道这件事情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有些人气势是与生俱来的,虽然远隔千里,但是陆为民一样能够感受到千里之外带来的那种威压气势。

那是久居人上养成的威压气势,尤其是纪委这样的部门,自以为很周到巧妙的话语在对方面前就像小孩子撒谎一般,一戳就穿。只不过对方也算是给自己留了面子,没有多说其他。

一直到骑上自行车往回走,陆为民神思都有些恍惚,甄婕也不敢打断陆为民的思绪。

她不知道陆为民给谁打的电话,但是她感觉得到电话另一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角色。而接完这个电话之后,陆为民似乎就一下子放松下来,这种自信让甄婕既心安又好奇,同时依然还有些许担心。

今天陆为民的表现让她忽然对眼前这个男子产生了些许敬畏,这个昔日并没有打上眼的男子似乎一下子变得那样陌生而神秘。虽然从外表上来看,没有丝毫变化,但是甄婕却觉得昔日那个苦追甄妮的陆为民和现在这个陆为民完全就是两个人,而这相距不过短短半个月时间,这是怎么一回事?

“大民,你给谁打的电话?那边怎么说?”甄婕试探性地问道,“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

“给我一个朋友打的电话,他也许能够帮帮忙,如果甄叔真的是被人陷害的,问题就不大,这件事情也就能有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但我们还得要做一些工作。”

陆为民也在斟酌措辞,若仅仅是这样就觉得可以万事大吉也有些过于乐观了。他知道曹朗的母亲肯定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北京与昌江相距千里,而且也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一说。万一这边来人给你来一个半夜里的铺

盖——不理,那岂不是就成了笑话了?所以陆为民觉得这事得双管齐下才成,还得去找那位具体经办者。即便是曹朗母亲打了招呼,但这边也得找一个由头和台阶。

何况这件事情恐怕也不仅仅是针对甄敬才那么简单,如果在索贿受贿问题上一时间没有突破,没准也就有人要给具体经办人施加压力,要求从其他方面来寻找突破口。如果是那样,问题就有可能复杂化,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最短时间内让索贿受贿这一事不成立或者说查无实据,给具体经办者找到合理理由收兵抽身。

“还要做一些工作?”甄婕咬着嘴唇,“去找陈发中?”

“不,找他毫无意义,甚至还会起到反作用,我们需要绕过陈发中直接找纪委办案人员。”陆为民想了一下,“这事儿得尽快,我估计陈发中下午会一直陪着具体办案人员,我们得避开陈发中。”

“可是我们怎么避开?”甄婕疑惑地问道。

“我早有准备,在甄叔被带上车时,我就悄悄要对方留下联系电话,对方也许以为我有什么线索要反映,所以就给我留下了电话。”

陆为民的回答让甄婕美眸中顿时熠熠发光,对陆为民的观感顿时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陆为民居然凭自己父亲被人带上车那一瞬间,就能马上想到要避开陈发中而暗中与对方留下联系方式。这份临机权变的机智和热心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而且这份胆魄和智慧也足以证明自己以往对他的判断出了很大的偏差。

一种微妙的心思悄悄在甄婕内心深处萌生,她出神地看着眼前这个依然气度沉静的男子。这一天里给了她太多的惊讶,以至于让她越来越看不明白对方了,她不得不花一些时间来消化今天所遭遇的一切。



较量

潘方接到电话时,心里也吁了一口气。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看似再普通不过的案件居然也会演变得如此复杂而扑朔迷离,原本以为有这样确切具体的线索,只要找到赃证,要突破对方简直是易如反掌。这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再轻松不过的事情了,没想到对方居然会如此难缠。

“潘处,甄敬才始终否认他收受了黄应权的三万块钱,只承认黄应权的确是